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通釋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金際會

詩傳通釋卷十七

元 劉瑾 撰

詩

朱子集傳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養里反以弗無子叶獎里反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叶相即反）載生載育（叶同逼反）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孔氏曰祓祓除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穎達龍曰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太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然祠禖之禮不知所始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禖則是帝嚳簡狄之時已有神矣

孔氏曰燕來主為產乳滋蕃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祀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祭故改為高禖

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

孔氏曰天子親往敬其事后妃率九嬪從之侍御於祭焉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音獨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

孔氏曰禮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酌醴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氏曰韣弓衣也以緇布為之愚按此上所言祭郊禖之禮乃通言古者天子有此禮耳非專指姜嫄之事也

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音某敏字當為絕句叶上韻爾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音身也

孔氏曰左傳云邑姜方震大叔后緍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

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禮記內則注曰側室謂夾室也燕寢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鄭氏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趾之處愚按姜嫄以高辛子孫之妃而得祀郊禖豈古禮簡質天子諸侯皆用此禮歟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嚴氏曰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王介甫曰緜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由后稷而起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孔氏曰周公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祖配天故

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嚴氏曰首章述姜嫄禱而生后稷也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後世所謂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後世偽妄而并真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成亦以為非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

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饒氏曰天地泰和元氣之會鍾為麒鳳非是有種而生〕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人口履巨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玄鳥降而生商蓋以稷契皆天生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末反〕不坼〔勑宅反〕不副〔孚逼反叶孚迫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

居然生子叶奬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本草曰生物中羊產最易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

凡人之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誕寘之隘於懈反巷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氷鳥覆敷救反翼叶音異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叶去聲矣實覃實訏叶去聲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明庭芳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或言乳化曰字謂牛羊以足肚依倚而乳哺之如鬭穀於菟之事亦似通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詳故棄之而有此異也

於是始收而養之輔氏曰后稷亦矣則知其不死也實覃實訏見其身體之長大也厥聲載路聞其聲音之洪亮也嚴氏曰三章述稷生而見棄之事

誕實匍音蒲匐蒲比反克岐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之荏而甚反菽旆旆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布孔反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曹氏曰岐嶷言其能立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

大豆也旆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錢氏曰旆旆如旗之旆劉執中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言皆異於常人所種）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嚴氏曰四章述稷幼好種殖之事）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叶徒口反）茀（音弗）厥豐草（叶此苟反）種（去聲）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上聲）實褎（叶徐久反）實

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營井反實栗即有邰他來反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嚴氏曰即茀草一端可以類見張子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立於田畝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王介甫曰草盛曰茀治草亦謂之茀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褎漸長也嚴氏曰以上言禾之甬也發盡發也王介甫曰其花發也鄭氏曰發管時也秀始穟也嚴氏曰以上言禾之秀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

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嚴氏曰以上言禾之實也邰后稷之母家也孔氏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釐與邰同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　言后稷之穡如此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嚴氏曰五章述

后稷享稼穡而封邰也曾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非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孚鄙反）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秬黑黍也秠黑

黍一稃二米者也本草注曰秠秠皆黑黍秠即其皮稃亦皮也秠稃古今語之異耳糜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遍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嚴氏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嘉穀以供祭祀也愚按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尊神之祀皆始此矣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反

以軷蒲末反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如字叶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愚按周禮大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即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惟齋戒具脩也愚按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脩謂掃除糞洒也蕭蒿也脂膟作膋聊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鄭氏曰膟

背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羝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牝也軷祭行道之神也孔氏曰取羝羊之體以祭祇於軷上鄭氏曰山行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菩音倍轢音洛嚳氏曰内言熱蕭外言燔軷則祭祀皆舉矣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曹氏曰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所以為尸羞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嚴氏曰七章述后稷祭祀之事總說宗廟及軷祭也

卬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下與今叶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

許乙反于今上與歆叶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孔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瓦大羹也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肉汁也清湆汁王介甫曰釋之烝之籩簋尊爵之實也豆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謝疊山曰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無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韭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

近迄至也　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李迂仲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嚴氏曰末章言尊后稷以配天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邰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享蓋在此耳曹氏曰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而上帝則居然歆之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脩其業是以上帝眷顧無斁也愚按此章雖無尊稷配天之意既言上帝居歆則稷之配饗固在其中矣然自后稷

肇宗廟蕃祀之祀既至今無罪悔矣則今日肇尊稷配天之祀亦當庶幾無罪悔也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傳頒胙之禮也歟

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

師古曰字本作禖假借用耳胡庭芳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

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三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愚按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蓺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羣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

推原其自后稷以來亦當獲庆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沒蠻之樂歌也

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里反）

戚戚兄弟（待禮反）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鄭氏曰勾屈生也芒而直曰萌）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

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鄭氏曰推者設筵老者加之以几劉執中曰肆筵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詩上四句本是興起下四句以行葦興兄弟勿踐是勿遠意也輔氏曰敦然始勾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漸中拆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

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　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呂東萊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叶祥勺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斝古雅反叶居訝反醓他感反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婢支反臄渠略反或歌或咢五洛反

賦也設席重平聲席也　孔氏曰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

踊藉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劉執中曰更具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二句敘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禾稼也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稱作詩者因洗爵之別變其文耳醓醢之多汁者也孔氏曰醓肉汁也蓋用肉為醓將有多汁醓所以濡菹有醓必有菹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備於琴瑟也孔氏曰諸言歌者皆以絲和之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

食歌樂之盛也

敦(音雕下同)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古候反叶古侯反)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義弓惟用漆漆上又畫之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堅猶勁也鍭金鏃剪羽矢也(鏃宗入聲孔氏曰鍭者鐵鏃之矢名也)鈞參(驂)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也謂發矢也

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全

奇畸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投壺曰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為賢尚技焉也純並音全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為雋也純如字

句彀通謂引滿也射

禮搢三挾洽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帥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爲矢不親挾也

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

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今弟子辭所謂無憮呼無敖傲無偝佩立無踰言者也投壺註曰弟子賓黨主黨年稚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憮敖慢也偝立不正向前也踰言遠談語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輔氏曰此言既燕而射以為樂前四句言射而中又以中多為賢後四句言射而貴乎又以不侮為德中多則藝精不侮則德盛李寶之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聚旅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後為之呂東萊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燕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酬尚多故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

曾孫維主（如字或叶當口反）酒醴維醹（如主反或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腫庾反或如字）以祈黃耉（叶果五反或如字）黃耉台（湯來反）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耉所以為厚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邵氏曰按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求也黃耉老人之稱以祈黃

考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欵識誌云用蘄祈萬壽考古圖伯百父敦銘曰云云百音首又讀如冏敦音對用蘄眉壽永命多福考古圖齊豆銘曰云云用蘄眉壽萬年無疆考古圖召仲丂父壺銘曰云云伯戈類盤銘亦曰云云丂音考類音會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孔氏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引導翼輔祺吉也　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尤見親愛無窮之意曰黃耇曰台背曰壽考曰壽耇祺者則可見其爲燕父兄耆老之詩也台背則老又甚於黃耇也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

行相與年高而德卻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黄耇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黄耇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禄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詩人假祁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見

比兄弟匆字乃與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意序者卻牽合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以祈黃耇亦是懽洽之時祝頌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只是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陳少南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飽德而願其受福如此也謝疊山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

寫於物言德則可談之行華求句云以介景福者注禱之之辭也此言介爾景福者將禱其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叶謨郎反

賦也殽俎實也 孔氏曰以牲體實之於俎也 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孔氏曰天又光大汝使之永作明君也輔氏曰介爾昭明欲其君大其明德也德極於光大則福亦極於盛大矣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尺六反 公尸嘉告 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 輔氏

曰昭明有融者欲其明德之極於盛也既言昭明又言高朗者昭明但言其明德而已言高則見其超然於事物之表言朗則又見其中虛而表裏瑩徹也彭氏曰昭明至於融所以加施於高方赫赫乎草目無不見之也高朗則發於天地之間無不照

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蔡九峯曰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考古圖屢敦銘曰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屢音癸敦音對邵氏曰願王明聖而又獲善終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呂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曹氏曰公君也謂后稷羣公之尸其有曰皇尸者皇王也謂大王王季

文武之尸也詩人互舉之耳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黃氏曰宗祝傳公尸之辭以告主人也呂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劉執中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愚按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為祼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攝檢也公尸告

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王介甫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踖踖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漆音切王介甫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敕同意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籩豆之靜嘉德之寓於物也朋友之攝攝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毋大於此二者人才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愚按此章述尸告其儀物之威也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求位反永

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愚按特牲祝酌酒奠於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觶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卒酒仍奠其觶鄭氏曰舉猶飲也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曹氏曰祭義以為主人則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周旋甚得其時也又有孝子以舉奠呂與叔曰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

源不竭矣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恭先孝矣因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永久不匱代代相傳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即此公尸嘉告之意也於是下章言胤嗣而卒之以從以孫子皆永錫爾類之驗也愚按此述尸告其嗣子之孝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反叶苦後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故反胤羊刃反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輔氏曰此人間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

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歴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孔氏曰七章所言即祚也八章所言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説之愚按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儀物之咸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報如楚茨工祝致告之意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孔氏曰僕御必附近於人 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孔氏曰前章言祚胤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愚按上章言錫善而兼舉祚胤此章述尸告錫祚之事而必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尸告錫胤之事而必發之以其僕

維何蓋錫以肩者必錫以祚胙其祚者必得其肩反覆互言以見二者相因而兼備也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鉏里反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與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院使為之妃配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輔氏曰此又附天命之所附屬者何事則云天命有所附屬則不過于爾以賢女使為之妃人隨之而生賢子孫焉耳所謂天命之附屬者莫大於此觀周家自大王大姜以來之事則可見矣鄭氏曰天既予汝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為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又以觀行葦既醉二詩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其恩義於燕飲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願之者如此則其獲福也宜矣此所謂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陳壽翁曰介爾昭明令王之賢明也從以孫子後嗣之賢明也由君子之有孝子故世世子以女士而生孫子國家千萬世無窮之福其基本實在於此父兄之意遠矣

序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序之失如上篇蓋亦為孟子斷章所悞爾

鳧音扶鷖於雞反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孔氏曰長尾背上有文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本草曰野鴨為鳧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李寳之曰繹尋繹前祭也孔氏曰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祭之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　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　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禄來成矣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極其尊敬

頌禱之誠耳求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求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叶吾何反)

興也為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泲上聲)者也(釋大曰泲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

鳧鷖在潨（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愚按二宗字虛實不同）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勻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歐陽子曰鳧鷖在涇在沙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劉氏翁曰從涇至亹愈出不厭此興之所以為異也）

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尊也成就也為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嵗後言之漸重來為來下從降來崇皆指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不保其後至於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累矣

亭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同上

假(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叶彌并反)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　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爲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已則在天之命無窮也呂與叔曰既有顯顯之令德而又有宜民人之大功

此宜受天祿矣故天既保右之又申命之也　我有受福祿之理故天既右之又申之董仲書曰為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謝疊山曰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右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愚按此與天保二章大意相似　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言王者干祿而

得百福歆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畀付乖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隧襄王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謝疊山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輔氏曰此說王者干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于此也有能敬可美之德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不過乎

理不忘乎心只是欲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矣益于引之甚得詩意陳壽翁曰上章言今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　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　輔氏曰威儀以其見于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然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然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

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匹能盡用天下之賢也人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乃綱之大紀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黃實夫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恐接上章願王子孫之多且賢並適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為天子者蓋主為王言之也而上章則願其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羽已反百辟卿士鉏里反媚眉備反于

天子（叶奬里反）不解（佳賣反）于位民之攸塈（許既反）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　呂東萊曰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愚按非傳言亦者蓋此詩指諸臣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臣為朋友也　解惰塈息也　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　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下而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為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輔氏曰之綱二字又疊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

綱紀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在上者肯求不求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竭媚於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綢繆如一而血脈自相通貫故在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所由以休息也

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書益稷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蔡九峯曰臯陶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

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

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愚按首章之言乃二詩之大旨

一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

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

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

惡率由羣匹四章無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

也至於二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

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

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序嘉成王也

輔氏曰自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

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本上之

詖辭耳先生云大雅為受釐陳戒之辭如此四

篇其受釐之辭也歟然假樂亦有戒意故先生

不敢斷然以為公尸答鳧鷖之作但為疑辭于詩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載于篇終也

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豳風○賈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孔氏曰疆者大界埸是小界介之小田塍也塍音丞積露積也餱食糧糗粻

也嚴氏曰餱乾食糧米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輯和

戚斧揚鉞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方始也

舊說名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王介甫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盛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合公之志也黃實夫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謝疊山曰周人以忠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

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内也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因遂能鬱鬱久居也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糇糧兵器之備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内治外宣王之内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黄實夫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則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張南軒曰公劉遷國已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也呂東萊曰

公劉內治既備然後拓大境土開都邑遷向之疆埸積倉固在其封內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紛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遙反）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容刀（叶徒招反）

賦也胥相（去聲）也庶繁謂民之居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嘆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音笑）也琫刀上飾也（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

此刀耳容臭如今香囊是也愚按臭者香物若滋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

丹

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曹氏曰公劉相廣平之地民之從遷者十有八國可謂衆且繁矣鄭氏曰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　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居繁庶曰公劉始於豳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愚按此章之庶繁順宣者民之居也下章言居邑之成者君之居也其亦猶緜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而帶此劒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輔氏

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且多也既順乃宣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嘆也宜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

都為京師也京師始此董氏曰曰饋于京依北在京則歧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蘊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彭氏曰公劉營邑于邠亦是人烟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叢山川盤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此章言營度邑居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七羊反濟濟子禮反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七到反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鴆反之君之宗之就用之字為韻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羣臣有威儀貌孔氏曰曲禮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俾使也使人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愚按二依字義不同曹羣牧之處也李寶之曰牢閑也以豕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王介甫曰其飲也酌之以匏而已其食也執豕於牢而已其儉如此厚民故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

為主也　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李氏曰周禮宗子有五大宗子一小宗子四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涓反）度（待洛反）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同上）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孔氏曰民居川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孔氏曰山南為陽山北為陰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水泉灌漑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問以孟子考之則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然未必是計畝而分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

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徹法始此愚按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啟之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王晦叔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備乘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於此

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

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

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愚按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徹居允荒一語贊其徹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反澗止迺密芮鞫居六反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向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

作汭職方氏云雍州其川涇汭注云在邠地即此也鞫水外也　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往來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此事也愚按此以上敘其始之定居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呂東萊曰夙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愚按此以上敘其終之富盛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問此詩與七月皆言公劉得民之盛想周自后稷以來至公劉始稍盛耳曰自后稷之後不窋蓋已失其官守至公劉乃始復修其業故周室以興也耿少甫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名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涖政而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大師以相之 蘇氏曰成王即位不能治事是以周公當

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歸政成王於是涖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

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反饎尺志反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子指王也

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

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餴饎曹氏曰道上流潦黄濁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停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泂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强如字又上聲教之弟以悦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表記注曰謂其尊親已如父母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能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輔氏曰此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蒞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强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悦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

之父母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興也濯滌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古愛反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許既反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蘇氏曰攸歸謂為民之所歸往也攸塈謂為民之所安息也皆所以終首章父母之義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序無大夫然語意亦疎

有卷音權者阿與歌叶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與阿叶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曹氏曰豈弟君子樂於循理而已平易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美人君之德必以豈弟言之矢陳也　此詩舊說亦名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

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叙以發端也（輔氏曰此是賦體皆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賦也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　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呂東萊曰國家

閒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輔氏曰伴奐爾游矣言成王當此閒暇而來游於此也優游爾休矣言成王於此優游而自得其休也豈弟君子呼成王以為樂易君子也觀成王閒暇優游於此則其樂易可知矣俾爾東萊先生以為祝辭是也彌爾性謂終其壽考似先公酋矣謂如周之先公以來善治善終也既曰祝辭則祝其壽考福祿宜也然於此見召公得保傅之體不過稱不溢美之意

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黃實夫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然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

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爾土宇昄章符版反亦孔之厚叶狼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口腫庾二反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呂東萊曰自二章至此皆嘆美之詞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輔氏曰言爾之受命既已長矣爾之享其福禄既已安矣因入祀之壽考而常保其純嘏也福禄致之若易保之尤難上三章皆極言其壽考福禄以廣王心而歆動之然後五章以下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則其言入之易而感之深也召公可謂能盡師保之道者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

德謂得於己者愚按謂行道而有得於己也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謝疊山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皐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

之由也

輔氏曰可爲可翼卽孝德之人也故又曰以引以翼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子欲有爲汝翼之翼呂氏所謂蔭祥者能孝之人也所謂篤實者有德之人也得如是之人以引翼之則王德無懋王德無懋則四方以爲法則四方以爲法則則可以居大位而無忝受天祿而無窮矣呂東萊曰是詩雖戒求賢而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爲溥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成故旣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叶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鄭氏曰人聞之則有善聲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呂東萊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而四方以為綱矣輔氏曰此章乃足上章之義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聲譽之美也令望表儀之善也夫如是然後為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致此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鉏里反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梁九峯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　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呂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陳壽翁以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既有孝德其為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

人維君子命（叶彌并反）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謝疊山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興賢者之來作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德後世多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比也　陳少南曰比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也劉濟川鳳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鳳棲高岡之鳳

鳳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萋萋菶菶者人君待賢之威儀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 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孔氏曰朝陽先見日也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段氏曰劉氏曰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輔氏曰比賢者之來集王朝而王朝之禮遇賢者兩得其宜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吕東萊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尚得賢以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合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胡庭芳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成其歌叙其詠嘆進戒之意而已王日休曰此詩非不多也合公以為不多者覺君之心無已也彭氏曰此詩以章計十以言計五十四而猶云不多誠以言之感人有限筭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閒之優游浹洽自

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也輔氏曰此章則又承上章之興而言王朝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足以爲招來待遇賢者之具矣其所以望於王蓋有不待言而可知者詩所以言其志而音則辭之成文者其實一也先言以矢其音即其歌而言之也終言矢詩不多者即其實言之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輔氏曰首章則總敘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凰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凰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鳳王以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惟以遂歌者此意最好蓋欲王自

得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矣

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遽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民亦勞止汔許乙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居毀反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 七感反 不畏明 叶謨郎反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 釋文曰幾音祈 中國京師也 愚按詩人指京師為中國以三章入曰惠此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 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 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呂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 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 蔡九峯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 序說以

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嚴氏曰朱子此説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言我雖小子王欲玉女皆語同列之詞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

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悦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輔氏曰厲王暴虐之君也則民之勞苦可知矣汔可小康者猶言庶幾其可使之小康也夫暴虐之君在上則時必有無良之人肆為詭隨之計以行其寇虐皆故同列

之君子專以此相戒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忌憚之人亦且消沮退縮而無所容如是然後遠者自然得其安近者亦自然順習而無所乖忤而王室定矣若肆詭隨寇虐之人則國家日益多事而遠近皆不聊生矣王室何由安定乎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瘁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孔氏曰康公十六世孫也厲王名

胡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厲王凡九世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及孝王故七世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女交反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歡又音喧譁也嚴氏曰惛怓惑亂主聽之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氏曰言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誘掖之也輔氏

曰以為民述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詭隨乃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罔已有定說矣休美也曹氏曰自二章而下皆訴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愚按章內二休字異義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嚴氏曰非脩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謝疊山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王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呂東萊曰此章言當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反）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耳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詞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言所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并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少作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音汝是用大諫春秋傳荀子書並作簡音簡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正反反於正也王介甫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每章言愈切而愈深

玉寶愛之意

言王欲以汝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托為王意以相戒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呂與叔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息民而固根本也上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誅除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之

之詞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彭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綏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恕也

序名穆公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簡反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　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

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味詩意信然胡庭芳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是並可見矣

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言皆不合理為謀人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

輔氏曰王者常道也道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今天既盡反其常道則民亦安得而不盡病乎話者即語也猶者謀慮也不然則背理傷道也不遠則但為目前之計也人心知有聖人則動作皆有所依據故出話不敢不然為謀不至不遠今也出話則不然

為猶則不遠則靡聖管管可知矣既已靡聖管管則所為皆是虛妄故曰不實於亶不然不遠皆虛妄者之所為也李迂仲曰癉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言為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自下大以至末章皆是大諫也謝疊山曰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偽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道無怪也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俱衛反）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

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輔氏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為事則是自絕于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于天則何以能立於人之朝哉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非詆毀也輔氏曰天之方蹶而國家有傾覆之勢常情處此消索震懾易得怠緩苟從故戒羣臣以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當此之際自非君臣上下力加振作於此奮發則何能救正也

和洽合懌悦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輔氏曰又救以先誰其言而不妄發爾辭能和則民自合爾辭能悦則民自定辭和與懌則合乎理而與於不然者矣民合且定則前所謂卒瘅者其有瘳乎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可措民於安然過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五章言無為夸毗善人載尸也皆説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旻詩凡六章其間五章皆説謀猶之不臧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許驕反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賦也興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陳壽翁曰觀此言則其為同列相戒甚明即就也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也七八句欲其聽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

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欵欵也蹻蹻驕貌李迂仲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耄老而昏也熇熇熾盛也　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已也五六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王介甫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

如則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懠（才細反叶箋西反）無為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息浪反）亂蔑資（叶箋西反）曾莫惠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　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

有所為也輔氏曰威儀盡亂佞者僭賢善人則如尸而不復言語矣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反如篪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以豉反叶夷益反民之多辟匹亦反下同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以通明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孔氏曰半圭為璋合二璋而成圭取

求擕得而無所費愚按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己以道之也皆言易也辟邪也 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陳壽翁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僻之人偽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誘導之方可也豈可導以邪僻邪呂東萊曰亂雖極矣道之者因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為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輔氏曰此章與七章分明是譏及於王也故先王於民勞首章言此二詩雖不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者是也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

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墻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爲蔽也愚按所謂樹塞門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李迂仲曰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惟寧閒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内垣限内外幹翰以為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此懷德維寧

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為城以禦患者也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共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

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

叶恰戰反

賦也渝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旦與明只一意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才有此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輔氏曰此又尋戒其同列也囂囂也謔謔也蹻蹻也憂謔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憲憲也泄泄也夸毗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息而

不敬乎哉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

游子善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　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又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楊仲思問此莫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天與仁

非有二也

板八章章八句嚴氏曰一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戒王也

序凡伯刺厲王也孔氏曰左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為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氏爵稱世為王臣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傳通釋卷十七